

“不能辩严父之非，不举文、武、成、康之盛，而乃滥引汉、唐、宋不足法之事为言，谓之何哉！”朱厚熹面对廷臣的反对，勃然大怒，诏将唐胄投于锦衣卫狱，又作《明堂或问》诘于众臣，将唐胄之流斥为“愚哄其君，残狠无比”，又以太宗曾为燕王，然终践帝位为据，强硬地提出皇考兴献帝“必称宗，必祔庙”，以享“一代宗庙之礼”。于是朱厚熹即诏易昊天上帝尊谥为皇天上帝，尊朱祐杬为睿宗献皇帝，定于大内玄极宝殿举行明堂大享礼。

朱厚熹营建圜丘之时，曾于祭坛后建神版殿，名奉神殿，为存贮上帝及配享神主之所。朱厚熹既决定易上帝尊谥，便诏改奉神殿为皇穹宇，命翊国公郭勋，武英殿大学士夏言、顾鼎臣，兵部尚书张瓚，锦衣卫都督同知陈寅，指挥使张铨赵俊并礼部尚书严嵩定日视工。九月，又诏工部尚书甘为霖同督皇穹宇工。十月，再命工部右侍郎郑绅缙运皇穹宇物料，提督工程。旧奉神殿为六楹崇基，新建皇穹宇为圆形殿，崇基石栏，上覆攒尖二重檐，左右设庑殿，周围环以土垣，前建券殿门，亦崇基石栏，精雕细琢。皇穹宇垣于清代乾隆年间改以砖砌，因其传声之效，遂成回音壁。皇穹宇于嘉靖十九年七月建成，朱厚熹大悦，作文述曰：“泰神久未奉安，朕心日惕，今年大报不远，俟至其谕行。”所有参与皇穹宇工程的人员均得到赏赐，提督并巡视工程的严嵩更是得到了加少保仍兼太子少保的褒奖。

皇穹宇建成当年，朱厚熹索性将大祀殿也撤掉了。大祀殿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，是仿明故都南京大祀殿形式建成的，自建成日即成为明朝礼法制度的象征。朱厚熹践祚以后，变革礼制的愿望十分强烈，这种变革也必然触及大祀殿。其实，自嘉靖九年推行分祀、建圜丘于大祀殿南开始，大祀殿就已被闲置。在朱厚熹以前，明朝计有八位皇帝曾诚惶诚恐地御大祀殿拜谒，朱厚熹也曾几度亲诣，但大祀殿留给他的印象实在太阴郁了，它的雄伟实在是一种森严，它的高大也太过于压抑，所以朱厚熹一直借故回避。现在，他终于有了一个堂而皇之的借口：撤大祀殿，即其址建明堂，并亲自设计，绘出图样，仍派严嵩主其事。于是巍然屹立达百余年的大

祀殿便轰然坍塌了、夷平了，在它的基础上，一座崭新的、有着优美形态的殿宇诞生了。

嘉靖二十四年(1545年)，新殿落成，朱厚熹亲书殿额——大享殿。大享殿规制与大祀殿完全不同，大祀殿制方，十二楹重檐崇基。而大享殿制圆，三重檐、三重基。三重檐瓦亦分三色：上层青色，中层黄色，下层绿色。檐柱窗棂皆饰以朱红，饰以金箔。三重基亦以青白石为之，绕以汉白玉石栏，前后左右皆出陛，枕以雕石，三层出水分别作成龙凤之形。整座殿宇雄壮而辉煌。但令人百思不解的是，朱厚熹费尽心机亲自设计建成了这座美仑美奂的伟大建筑后，竟未亲睹一眼。还是在他初次规划大享殿之时，他的步履就不再御临南郊那片圣土了，尽管他御笔为大享殿书榜，但还是将“明堂大享礼”放在了大内的玄极宝殿中进行。数百年后，清朝皇帝把他建成的这座神殿改为祈谷坛，乾隆皇帝还将殿更名为祈年殿。

大享殿的建成，结束了朱厚熹这个礼制改革者的历史使命，此后他便不再进行大规模的坛庙改造工程了，对礼法的兴致也转移到了醮斋上。他开始热衷于青词，醉心炼丹修道，数年后他又建成了一座大高玄殿，终日沉溺于其中。于是，严嵩从他的阴影中走了出来，操持起朱厚熹丢下的国柄，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权奸生涯，强大的明王朝开始衰败，并从此一蹶不振。

朱厚熹做了45年的皇帝，在明朝诸帝中享国最久。他一生功过是非史论颇多，他自己在遗诏中这样评价说：

朕以宗人入继大统，获奉宗庙四十五年，深惟享国久长，……惟念朕远奉列圣家法，近承皇考身教，一念倦倦本惟敬天勤民是务，只象多病，过求长生，遂致奸人乘几诳惑，祷祠日举，土木岁兴，郊庙不亲，朝讲日废，既违成宪，亦负初心……

遗诏充满悔悟，似乎他又回到了那个兴献王世子的时代。值得庆幸的是，清朝并没有将前代的坛庙摧毁，而是认真地继承了明朝遗留下来的一切，朱厚熹所建的天坛又成了新政权的神地。清代的君主虔诚地朝觐着这一座座圣坛、神庙，并将天坛完整地留给了后人。

(作者：天坛公园研究室)